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二十九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二十五

經下篇 巽兌

三三二

巽下  
巽上

巽

贊曰重巽以申命

說卦曰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

又曰巽入也 又曰巽為雞 又曰巽為股 又  
曰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 又曰巽為木為風  
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  
為臭其于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  
三倍其究為躁卦 九家為楊為鶴  
雜卦曰兌見而巽伏也

正義曰象風之卦風行無所不入以卑順為體以  
容入為用

朱子曰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為風亦取入義

朱子發曰柔在下而承二剛巽也巽以一陰在二陽之下取義卑也順也伏也入也卑以其下於陽也伏以其藏於下也入以其進於下也卑象為風亦以其委曲而入物無所不順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右明卦用

序卦曰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林黃中曰自旅之巽變二五為剛而四為柔也豐旅二卦皆含巽象至是然後為巽

李子思曰震一索而得長男巽一索而得長女則二卦自當次乾坤之後然而序易者以乾坤坎離居上經以震艮巽兌居下經蓋以八卦經緯于六十四卦之間有深意也乾先而坤次之坎先而離

次之震艮先而巽兌次之皆陽先而陰後其義灼然不可誣也

右明卦序

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贊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案諸家止述贊說此象蓋主六四一文立象雖是六子之卦然易之為例凡二陰在上者以震上立

本二陰在下者以艮下立本觀其爻之往來升降  
以立卦象諸儒所謂卦變孔子所謂變通者趣時  
者也此卦一陰在下則二當為六乃成遯卦今六  
自二升四九自四降二則成巽而不為遯所謂小  
者六也自下而達上近君位亨也利有攸往亦言  
六自二往四則不為遯也利見大人亦是六居四  
則密親九五而陰陽之情相得也專主立一卦之  
本者當在四一爻故其爻為田獲三品

右明卦占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贊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陸希聲曰體柔性巽不能果決

耿晞道曰巽為進退為不果又在其初難知之時  
則進退尤甚

張子厚曰進退者柔不自決之象也

李氏曰處重巽之下其巽已甚一進一退疑而未



果也

右明象

李仲永曰武人行令必三令五申不妄動也

郭子和曰臨事以武人之貞斯无進退之疑矣

李去非曰利武人之貞者贊其決也

蘭惠卿曰武人指本文也履之六三亦以陰象武人

右明占

案巽為進退獨於初六遽言之何也進退者在三畫之巽則主陰一爻前遇二陽之象

詳具說卦下

在重

卦之巽則主下一爻矣陰主肅殺凡武人之象必陰爻然而居陽位則志剛陰位則非其物宜初位陽故陰居之為武人在下者陰之貞也履之六三亦以陰居陽位為武人之象在衆陽之中則又有統帥之象巽之武人下卦之帥也履之武人全卦之帥也故履又有大君之象卑弱過巽進退無斷

若用其陰為武人以行事則果決以臨事則有斷  
以出令則三令五申而必行又守居下之貞在巽  
之時无善於此者故利作易者開陳兩端以指其  
所之如此

馮當可曰以陰柔巽處最下唯武將居功名之盛  
則宜用此文痛自貶損乃可粗安士君子用之則  
失中矣

此最得經旨

李季辨曰人唯以志為帥則不為血氣所動

帥言武人不動言貞亦為善說易

右明文義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贊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鄭少梅曰巽以陽爻為牀簣而陰爻為足四陽行  
列簣之象也二陰四耦在下足之象也九二牀之  
東首上九牀之西首而足傳之故有巽在牀下之

象

林黃中曰初爻牀下之象此文下從初六巽伏於牀下之象 又曰史職卜筮者也巫職禱祠者也張舜元曰兌為巫互體也

劉氏曰史傳人言於神巫傳神言於人

毛伯玉曰巽初民之象也牀者二也長民者也古者席地而坐唯長民者坐于牀示不抗也巽而在牀之下近民之義也夫近民則必深知其所疾苦

矣故祝史為之延福巫醫為之除病凡為民害者  
紛舉而更張之所以吉也民之所喜誰其咎之

前代不得而考矣周官史掌卜筮巫掌祓禳卜  
筮所以占其吉凶祓禳所以除其戕害也諸說  
支離唯毛說可通巽在牀下屈己以近民也有  
利當興用史以占其吉凶有害當除用巫以除  
其疾苦至於卜來歲之稼帥旱雩之舞又皆唯  
所用之不特假象而已紛若云者言其急於斯

民疾苦之去不一而足也吉云者其事之得也  
无咎者斯人不得而咎之也爻无應於上而密  
比於初陰陽之情近而相得故其象如此若夫  
九五之君在上而不相應故有用史巫以通於  
幽明之象

右明象占

九三頻巽吝

贊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朱子發曰猶人行至水之涯欲前得乎

案頻復者頻於外反之內也頻巽者頻於外卦又一巽也夫巽卑順之謂也初在最下而以陰處陽故必用武人之貞然後不過於卑二在中而以陽處陰故必用史巫紛若然後不過於順皆有所假借以濟其過巽也今此文居下卦之上又以陽居陽庶幾柔亦不茹知不過於卑順者而六四當其前又頻於巽則未能自脫於巽故吝



說者不知今古文之變失頻之義故皆无足据  
右明象占

蘭惠卿曰頻復則无咎頻巽則吝何也蓋復者改  
過也聖人不重无過而重改過重改過所以无咎  
頻巽則以其重剛頻巽非其本心所以有吝

右明文義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贊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李泰發曰易之稱悔亡皆本有悔以處得其道故其悔可亡處巽之善莫如此爻故悔亡而反有獲也

趙氏曰下卦三爻皆順之如田之獲三品也

程可久曰初六以柔順剛固已利武人之貞矣至本文然後用武而有功田獲三品用武有功之象也爻有貴賤之等故曰三品

案以六居四過于卑巽本有悔也以上體以巽接

下故悔亡而下卦三爻皆為所獲以事六五謙巽之君此古者大臣事君以人之道也以巽接下故下皆赴之九三以剛居陽又在下體之上乾豆之象也初六與已配應賓客之象也九二上應九五之君充君之庖之象也六陰武事之象故取於田

右明象占

毛伯玉曰初為下卦下之巽也四為上卦上之巽也下巽其上巽其分也上巽其下重其本也此文

所以悔亡而有三品之獲也不言其德而遽言其報易蓋有即以爻畫為象者所謂象學也以下三爻為民故曰三品

右明爻義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贊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朱子發曰五居位而正中故舉全卦以盡一爻之

義

蘭惠卿曰巽貴于柔順今以九居五雖若未盡然  
五者君位人君之巽苟柔弱過甚則失威望而反  
自悔矣今能以正自守則吉而悔亡

馮當可曰巽則易于失貞貞德近剛者也巽而貞  
猶曰柔而立悔亡无不利宜矣

朱子曰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終也

案居巽而重剛宜有悔也唯其居尊位大中而有

當其位且陽剛居上其德貞矣一貞而遂吉其悔  
乃亡又无所不利所謂貞夫一者也夫以剛居上  
則巽而有立以剛接下則巽而行權是以无不利  
也初雖有悔而終乃悔亡是謂无初有終說者多  
以无初有終對蠱之終則有始為義然此文辭也  
蠱蓋孔子之贊義不相蒙

右明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

程伯淳曰自甲至戊巳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

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更革

李氏曰蠱者事之壞先甲後甲者所以修而飾之使復于興起巽者事之權先庚後庚所以推而行之使適于變通主巽以行權為義

楊廷秀曰甲于五行為木巽為木蠱之下卦巽也故言甲庚于五色為白巽為白故言庚

案庚甲先後於蠱備論之矣此言蠱之變故蠱之豕言先後三甲而此文乃言先後三庚也或曰此六

子純卦而乃後于蠱乎曰此重卦也非八卦也重  
六子之卦散于諸卦之間何獨後于蠱乎

右明先後庚

程可久曰本文蠱之變先後庚者申命以防蠱與  
先後甲之義通

鄭少梅曰上九喪其資斧者過中也九二之用史  
巫者得中而未正也九三之頻巽者无位而失中  
也然則權以有位而得行者非九五乎



馮當可曰蠱者事無小大皆當窮知其始末故于  
豕言之巽者人主所操天下之大權蓋安危禍福  
之機不可忽也故獨于九五言之義甚著明

右明文義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齊斧貞凶

贊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齊斧正乎凶也

朱子發曰以巽而居高位處之不當窮則變而反  
下牀之下初六是也九二近初陰陽之情相得故

反下從于初為巽而在牀下之象本文為巽而以剛德居高位上窮而失其所守故窮上而反下則亦下從初六與九二之象同

右明象

李季辨曰二處下體巽在牀下未害也已處上體巽在牀下則反失威重古人有行之者周之夷王是也下堂而見諸侯似未害其為巽而諸侯反不至也喪其資斧失所操矣所操在剛德而上窮反

下是以雖貞亦凶陽以居上為貞而陽窮于上非  
巽也非巽則貞乃剛之貞非巽之貞也失巽之貞  
故凶

右明占

案巽之義主乎卑下而順故上下二體皆以陽剛  
居上為凶吝三雖居上猶在下體之上故止于吝  
上在上體之上故雖貞亦凶初二在下得巽之體  
雖過于卑下終無凶義四五在上非巽之體雖各

當位僅得悔亡

右明六爻

☱☱

兌下  
兌上

兌

贊曰兌說也

說卦同

又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

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雜卦曰兌見而巽伏也

胡翼之曰其象為澤其性為說

朱子曰一陰在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為澤取其說萬物

說卦曰兌以說之 又曰說言乎兌 又曰兌正秋

也萬物之所說也 又曰兌為羊 又曰兌為口

又曰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又曰兌為澤為

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于地也為剛鹵為妾為

羊 九家為常為輔頰

右明卦義

象贊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右明卦用

序卦曰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程正叔曰物相說則相入相入則相說兌所以次巽也

林黃中曰巽之反也自巽之兌二五不動四爻相易而成也巽入乎其中然後說見乎其外物之至

情也

右明卦序

亨利貞

贊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正義曰惠施民說所以為亨以說說物恐陷諂邪  
利在於貞

李子思曰以陽下陰陰陽相說故曰兌亨亦猶咸  
之所以為亨

王介父曰說則亨矣非貞而後亨也

朱子發曰二五剛中而五又正乃戒之以利貞者  
二三四不正不正則陷於邪諂悔吝將至

李子思曰三女之卦彖辭必以歸于中正者戒之  
蓋陰柔之性多无所守而兌說之質最為易流乃  
若三男之卦直論其卦之德而不復戒之以利貞  
者陽剛之性不至牽溺也

右明卦象占



初九和兌吉

贊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耿晞道曰九二剛中之君子也說而與之和故吉  
馮當可曰陰陽必相說二說於三者也唯初遠於  
三與二相比不為二所疑和同无間

林黃中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

晏子之言和與乖對同

與異對以陽剛居兌之初君子之正者也比乎九  
二得其類也和而說之不亦可乎

右明象占

九二孚兌吉悔亡

贊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程正叔曰承比陰柔說之當有悔剛中故吉而悔  
亡

馮當可曰比三而說之說而信必其誠可信也故  
有說之吉无說之悔以中正剛明故也

鄭舜舉曰成兌之主在三初遠之二比之遠之者

不流於說雖同體和而不同也比之者其情密其  
交深其能悔亡者陽剛而得中也

案陰陽之情近而相得則相孚非正應本有悔也唯  
其以剛明中正而合故相說而吉其悔乃亡

右明象占

六三來兌凶

贊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程正叔曰陰柔不正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

求說者也比於在下之陽枉已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

程可久曰柔自外來乘剛不能安於非據之位故凶

案六自九來居失尊位而說下兌澤非坎水比也坎水潤下而兌澤以上出為功觀坎兌之畫可見矣今澤不上出而下趨此澤之漏泉者也故凶况三之位自多凶乎說卦論三五多凶多功之殊曰

貴賤之等也然則失貴得賤其凶可知彖贊所謂  
民之勞死者皆指此文也

右明象占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贊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李仲永曰兌正秋也於五音為商

程正叔曰兩間謂之介分限也地之界加田義乃

同也

介轉注  
作界

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若剛介

守正將得君以行道為有喜也

朱子發曰上從於五則君臣相說而有喜矣

案商義難明皆謂商度之商六經未有此義恐當是後世之語不可以訓也按說文從外知內曰商差可通蓋兌道上行所謂商兌之義屬於五不屬於三也五在外四在內從五知四為商兌蓋四五相說也其未寧者以六三為之疾也六三之為疾何也六三下有二上有四皆陰陽之相比者也二

同體而道上行則三无意於二者也上行則四矣而四又屬意於九五之君介然不容六三之相參六三又隔上下之體近而不相得則疾四之從五而不從已也是以四之說五而三為之疾而未寧唯四能介然截止六三之我疾而有君臣相與之喜兌正秋中二爻當八月之氣故因取商象猶履之禮噬嗑之市合聲同則義通也介離互體也剛外故疾不能入與本卦之柔外其取象又別

右明象占

鄭少梅曰下二爻陽氣猶盛七月之象中二爻陰陽中分八月之象上二爻陰過於陽九月之象所以九四言商以見震角離徵坎羽之音也

郭子和曰兌道上行四舍三比五上行也至於九五比上失在小人蓋亦上行之象雖其性均本乎象而得失之異則係乎爻

王介父曰易之文稱仇稱朋稱介稱疇稱夷皆稱



其事而立辭

右明文義

九五孚于剝有厲

贊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林黃中曰剝柔變剛也小人而變君子也九五上六一陰一陽相近而合故有孚于剝之象

李季辨曰小人之說君將以剝君子也

程正叔曰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李仲永曰秋則百果皆剝

鄭少梅曰九五言剝以見震夬離遘坎復之理

朱子曰此文與履五同六十四卦縱衡血脉皆相通貫故履中有夬兌中有剝此不可以目前之象數拘也

此文則少梅之說得之震之終三月為夬兌之終九月為剝離之中五月為遘坎之中十一月為復坎離震兌在八卦未重言之則四卦各主

一方一方各配一時漢儒卦氣以四卦主四時  
蓋本乎此而其失則依倣而託之者也兌中有  
剝象數如此

右明象

王介父曰有厲者不必厲而不能必无厲之辭  
郭子和曰居中正之位而有厲何哉蓋兌之象上  
行上親容說小人之徒是以危也

朱子曰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密比上六故其占

但戒以信之則有危

程正叔曰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孔子安得而不戒

右明占

程可久曰九二九五同為陰所乘而所孚不同者二陰位不過剛故孚兌本文以剛居陽故孚于剝孔子所謂位正當者如此

林黃中曰五雖當位而下无應上下雖說而未必

隨故上六之心未可保也若以六居二則當位而有應天下隨之矣故隨之五曰孚于嘉吉

李仲永曰五爻皆有所說而稱兌此文獨不稱兌是以為兌之主

案卦有君有主君五位也爻不係也主成卦之爻也位不係也震以初九九四為主離以六二六五為主六子之卦可例而知矣復以初九為主遯以初六為主大畜以上九為主需以九五為主五十六

卦可例而知矣成兌之主內卦在六三外卦在上  
六故內卦則曰來兌外卦則曰引兌今九五特兌  
之君非兌之主也其不稱兌者以剝易兌作易者  
之特筆也

右明文義

上六引兌

贊曰未光也

朱子曰成說之主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而不能必

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文不言吉凶

楊廷秀曰賢人在上引其類小人亦然上六兌說之小人必引六三來兌之小人

毛伯玉曰所以為兌者三與上也三為內卦故曰來上為外卦故曰引

案兌象上行前者引後者說而隨之雖爻位承乘得失不同而大約如此上為兌主而莫先焉此引兌者也吉凶悔吝則係乎所引者也近而引之必隨

者五也五剛中正之君引之以當道可也以柔佞  
說之引之以非道不可也同德而應引之可隨者  
三也三之六本自五來今以引而復五可也復五  
則成大壯於陰柔小人不利而陽剛君子則利也  
其餘相遠各有隨也唯所引之而已矣

右明象占

朱子發曰引六三之小人也初九剛正不疑於三  
而行九二剛中孚于三也而悔亡九四以三為疾



九五則孚于上矣然不引五而引三則小人以說進而為害其可不慮乎

右明文義

王景孟曰兌為口六爻之辭皆簡而嚴抑以騰口說為戒與

蘭惠卿曰在兌之時又尚陰柔則是柔佞以求說者也唯剛正有守則為誠實而不陷於邪媚故六爻以陽剛為吉陰柔為凶

案澤水不下流以上出為利坎下一耦畫閉塞成  
兌乃其象也初和二二孚三三疾四四商五五孚  
上上在前而引之其道上行也初和而四商二孚  
兌而五孚剝三來而上引所謂動於地之下則應  
於天之上也

右明六爻

厚齋易學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厚齋易學卷

三十二  
三十三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謄錄貢生臣黃琮

謄錄舉人臣黃道暉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三十

易輯傳第二十六

經下篇 渙節



坤下  
巽上

象統員曰風行水上渙

雜卦曰渙離也

宋 馮椅 撰

李氏曰下坎上巽順以免乎險也故卦有難離及離乎險之義

李去非曰物之凝結則聚散則渙人心如風之行於水上流放而未定也斯散矣此以坎險言渙也張舜元曰風行水上其水必釋東風解凍之象

王氏師心曰渙斯散矣所謂渙然冰釋也散則離所謂泮渙也

都聖與曰人之遇難也對之以剛健則相攻而難

成對之以柔巽則相和而難解此險而健所以訟  
險而巽所以渙也

馮當可曰否體升降而為渙亦憂患消釋之時

案乾本上坤本下否塞之象也今坤之六自二而升  
四乾之九自四而降二雖下成坎險而上成巽順  
巽風行乎坎水之上水流渙散而巽之木行乎坎  
水之上險難以濟此卦之所以為渙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說卦曰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右明卦用

序卦曰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林黃中曰自兌渙下變為坎上反為巽三五不動而成也

程正叔曰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



義

石守道曰凡人既能和說於民必能散其患難

李子思曰巽兌之後以巽遇坎而為渙以兌遇坎而為節此巽兌二女之涉險而其象如此也渙節之後繼以中孚者巽兌二女之自相遇也繼之以小過者震艮二子之自相遇也終以既未濟者坎離男女之相遇而交與不交也故六十四卦之序演而至於既未濟則乾坤六子相遇之象畢具而

先後之相次義類之相從莫不各有深意存焉今  
序卦之所論特舉其一端以詔後世而其自然之  
畫灼然之理則有不可勝窮者

右明卦序

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贊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  
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李氏曰渙有難散及離險之義難散而離險則亨

矣

馮當可曰渙未變則否矣四降為二得中正之位  
乾體雖散而不失中二升為四有順長之德坤體  
雖散而不失順此渙之所以有亨利

案大抵否變而渙散其塞則通矣渙之所以為亨也

右明亨

陸希聲曰人氣聚則生散則死聖人以神氣渙散  
乃立宗廟以萃聚之是以渙萃二卦皆言王假有

廟所以明聚散之理為教化之宗主也

李子思曰萃之時因民之聚而立廟以堅其歸嚮之心所以為懷保之道而渙之時憂民之散而為之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志所以為招携之術皆所以統攝人心而堅凝之也

李仲永曰莫不有家而王之有家者大故曰王假有家莫不有廟而王之有廟者大故曰王假有廟案假或讀如格亦有此訓以孔子贊家人渙萃觀

之則格之為至良是然易之稱王假者四而豐又  
一言焉孔子乃曰王假之尚大也一經用字无二  
三之理故當以豐為正

林黃中曰萃之廟在四而渙之廟在五各應其時  
義也說者皆襲焦延壽之論以上一爻為宗廟愚  
謂不然宗廟者國之本也其在都邑之中矣渙自  
五以下有廟之象 又曰自五以下有七廟之象  
案七廟象想以畫數三陰爻六畫而一陽爻一畫

通為七也蓋三爻之艮為門闕謂一陽爻在上為  
屋二陰爻在下為闕高巍之象也故萃自四以下  
互體為艮渙自五以下約象亦艮也則黃中謂萃  
在四而渙在五者以上一陽爻言也家人之上卦  
巽九五一陽為屋而六四耦畫即為門象而非闕  
之高也同人之初九于門亦以六二一爻言之也  
故九五為有家然而家人之五渙之四萃之五上  
又皆一陽爻陽大也此所以三卦於有廟有家皆

曰假與此卦九五為君位乃在廟故孔子曰王乃在中也

右明王假有廟

蘇氏曰以坎為水巽木乘之所以利涉

程正叔曰治渙之道當濟於險難而有乘木濟川之象涉則有濟渙之功

李子思曰十三卦之制器舟楫之利益取諸渙則是黃帝堯舜之時已嘗取此之象而為利涉之用

矣

毛伯玉曰所以渙者風水相激也乘木利涉又所以濟其渙聖人用卦用象用爻之法其變也如此

右明利涉大川

毛伯玉曰利貞者九五之中正

陸希聲曰物散則失正故利貞

程正叔曰合渙散之道在乎貞固

朱子曰其利貞者則占者之深戒也



案渙之時非以貞固之道行之則人心不復可收  
矣九五居中當位以陽居上皆貞之道也然以六  
畫攷之則當位者四爻所不當位者三上兩爻耳  
不正固不勝於正此其所以以貞為利也

右明利貞

李季辨曰九五渙之君也渙而欲萃必萃於五故  
卦爻皆歸於五九自四來二與五為同德之應六  
自二往四上同於五而為同志之臣五之所以成

渙之功者以此二爻

毛伯玉曰九二來而治其渙九五之命也六四得位乎外而收其渙者九五之故也

洪氏曰渙之所以亨難之所以散天下難散則神靈顧歆而民心愛戴以亨先王則可以有廟以涉大川則可以有功非盡亨之道者孰能與此

案觀孔子之彖則全在二四兩爻九六往來成夾輔九五之功所以亨渙而王者之有廟以之涉川以

之貞固皆兩爻之力也

趙氏曰天下之難非陽剛得位則莫能濟故難之散也則為渙及其下之聚也則為萃二卦之辭略同然渙之言亨者一而萃則再言之渙之言利者二而萃則三言之渙言王假有廟而萃則加以用大牲吉之辭以是知渙而後萃誠有其序也

右總明卦義

初六用承馬壯吉

贊曰初六之吉順也

程正叔曰二陽剛壯初陰柔弱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託於剛壯之材以出險必有濟也

程可久曰九二剛健馬之壯也本文順承用承馬也

朱子發曰二為剛中之材坎為美脊之馬

呂與叔曰乘車者馬在前前遇九二剛健與明夷六二同義

洪氏曰初與二皆在險求以出險何患乎異心故九二聽初之承已而初六資二以有行以動則壯以勢則順孰能禦之哉

案九二所以未出險者以二陰陷之也然初六之陰在險下柔弱亦不能以出險二之材足以出險而陷馬者初之位應四而又不應二之九本自四來而欲歸四則正與已應是初與二之情同也同心以濟而不為險陷則六三之一陰在外豈能制

初二之協力以進哉此其所以吉也

右明象占

劉氏曰六爻獨初不言渙以當其時未渙也

趙氏曰陰柔在坎險之下不足以渙難者也

程正叔曰渙難之勢辯之宜早方渙而拯之不至於渙也

右明爻義

九二渙奔其杭悔亡

贊曰渙奔其杙得願也

程正叔曰諸爻皆云渙謂渙之時也

王介父曰奔者速辭剛之為物能速者也

朱子發曰二本否四在二者渙散之時也二之情  
不忘乎四猶逃亡之人不忘故國 又曰二能奮  
身出險上奔於四是以悔亡震足動奔也互體震  
故也

張子厚曰奮於險中進而之前則難解而悔亡若

退累於初則險不能出其悔終存

馮當可同

案自初言則已欲應四而傳二以歸故資二以為馬承馬而壯吉自本又言之則已欲歸四而恐初之累故傳初則有悔奔机而悔亡机之義說者以為所憑之几非也几說文象形所据者也机說文木也二字義不相蒙周官五几亦不從木然则机机木也人之離家困於道途則依木以休息詩所謂南有喬木不可休息也

休文从人从木也

四者九之故



居也今離之而在二人情渙散又陷險中思歸其  
故居則机之象也何也几象形四之六居九下奇  
耦之畫有几之象而巽體木則木中之机也机可  
休息故奔而歸之猶困於道途之人汲汲求木以  
休息也曰其者指爻之几也此机乃九之机今自  
二而奔歸之也聖人立象以盡意精微如此或曰  
當渙之時人必求主又義皆歸五而今皆奔四何  
也曰至四則歸五矣四近臣之位也二欲歸其位

者也初欲因之以達於五者也

右明象占爻義

六三渙其躬无悔

贊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劉氏曰當渙之時陰必傳陽此爻體坎趣下宜喜於傳二唯能志在於上而脫身以從之始離於險而无悔焉

趙氏曰猶在坎體故所渙唯其躬而已

李子思曰坎之二陰本為險陷者也三居坎上近接乎巽坎水得風而散巽木得水而通故能渙散其身出險自无悔吝其作易者教之以往為上九之應而離險者乎

張子厚曰援上而進求自脫於險无悔而已非能及物者也

朱子曰陰柔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也

李季辯曰應上而上無位不若身自拔而歸五  
程正叔曰悔亡者本有而得亡无悔者本无也

案以爻義言之本陷九二為險者也以爻情言之鄰  
應皆陽二隣近而上應隔五坎性下趣而不上宜  
趣二者也然當渙之時物情皆求渙散其難幸出  
險上坎水在下風以散之外卦有二陽焉一為正  
應一為大君僅以身脫而求往依之庶無險難之  
悔以卦體則在諸爻皆欲趣五已不得而獨異以

爻義則在諸爻為獨有正應已不當以相違孔子  
曰志在外也上五皆外未知其孰從

右明象占爻義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贊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呂與叔曰自坤六二上居於四離陰之羣上比於  
陽出幽谷而遷喬木者故元吉五處乎高九五也  
馮當可曰四以初三兩爻為羣同類故也然五方

得位正中最近于已二又不應之是賢明之君未  
有其物以成濟渙之功四則渙其羣以博之故元  
吉五在四上高丘之象

程可久曰渙其羣則承上者專故元吉丘高而聚  
五能定渙之象今不系其羣而承於五至使等夷  
者不我思則心迹俱渙公爾忘私矣

薛氏曰丘聚也得位上同散者聚也

張舜元曰約象有艮

案一卦之位莫善於四何也當天下渙散之時人主  
方為立宗廟以凝聚人心臣下亦罕有親已者上  
在外而不相比二在下而不相應初遠已而三僅  
以身免上下皆解體矣當是時唯有本爻近而相  
得親密合志以收聚天下之渙故初則承二以求  
應二則奔机以求復已又離其陰險之羣以密親  
於五故能凝聚天下之渙於五有高丘之象焉此  
其所以元吉獨善於諸爻而非其陰險之羣所得

思戀者也羣乃其等夷也

郭子和曰羣者天下之罹於難者也能渙天下之羣難則其道大矣非止於渙其一身故元吉

此亦一說可以旁通而曲暢也

右明象占爻義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贊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耿睇道曰險難既散人方安集此宜出大號改視



易聽之時

李去非曰宜有大政令以收人心

李氏曰體之宣布曰汗君之宣布曰號

鄭少梅曰人之一身陽主氣陰主形元氣蒸而為汗流而為血二陽散於外故言汗言血二陰分於中故言躬言羣

程可久曰汗由中出浹於四體亦猶大號由君出而浹於四方也氣之閉者得汗而通德意志慮有

所未孚大號渙然而天下之志通矣

毛伯玉曰如病者之汗而自解徧身周浹无所不通漢儒說易以王者之號令如汗出而不反後之學者皆宗之涕唾涎液皆不可反何獨汗也

朱子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渙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案渙有險難既散之義亦有人心離散之義蓋險難

後人心固離散而未收也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天下之正位渙然發其大號於天下散其居積以收人心如病者之汗周浹徧體而流通也如此而後僅可无咎蓋人心之散久矣此周武王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之時也汗由上渙其血取象聖人作易近取諸身至於涕洟血汗无所不備如此

右明象占

上九渙其血去惕出无咎

贊曰渙其血遠害也

卜子夏曰獨應者多至於爭

洪氏曰血者陰之傷

張舜元曰巽為風應于六二之坎坎為血卦風之與血常相為用渙而運之則為榮結而聚之則為害風行于上血渙于下陰陽流通是以遠害而无

咎也

李泰  
發同

劉氏曰當渙之終王位已正而已猶處上焉僕居而不舍咎所由致也

朱子曰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

案六三與已正應當渙之終求應乎已而離險難者也而間於九五焉九五大君也又陰陽之情相好不從乎已收天下之渙而乃過我門而不入焉則傷之者至矣本文在一卦之外而无位不敢爭之于五也則三雖傷而離之使去已必惕而遠之而

出則可以終渙而无咎也

右明象占

郭子和曰與渙其躬者无以異蓋止於一身之謀非天下之大計也二爻之應亦其志同耳凡渙之六爻皆无凶悔者以其知難及保身之道也

右明爻義

郭子和曰初二四五皆能渙難者以初比二四比五故也三與上私於其應能免其身幸矣

案渙六爻皆以兩兩相比為象初承馬而二奔机  
三渙其躬而四渙其羣五渙其汗而上渙其血蓋  
當物情渙散之時皆兩兩相比以相依不散也位  
一陰而一陽九六又變動不居故吉凶悔吝殊焉  
右明六爻



兌下  
坎上

節

贊曰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

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象贊曰澤上有水節

雜卦曰節止也

程正叔曰澤之容有限澤上置水滿則不容為有節之象

蘭惠卿曰澤上有水不虛不溢適當其分謂之節  
林黃中曰水无節則汎政无節則蕩

馮當可曰當乾之九三未升坤之六五未降其卦



泰也物泰則當節卑者升之高者降之已有節之義

程可久曰裁其過之謂節

李元達曰節之名生於有過為其有過而節之

郭子和曰有過則有節不及則無節也

李去非曰坎水之既盈為澤有節而宣洩之有度所以防其過也聖人達節賢人守節其下者失節王氏師心曰竹有節物之自然也人即物之自然

而節制焉節也者无適而非自然矣

李季辯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節節則也理之不可過者也

劉氏曰節者止也物无節則莫知止而或逾其分故人之情欲君子之德行國家之財用皆貴於有節焉

洪氏曰節者非人之所欲也節以分義則貪者不得逞節以檢拘則縱者不得肆大小有節而誇者

悲進退有節而躁者憂

張敬夫曰周官所謂六節者其器也烈士徇節者其道也處節之道要在識時而知變

右明卦義

象贊曰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右明卦用

序卦曰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程正叔曰物既離散則當止之

林黃中曰渙之反也自渙之節坎反居上巽反為  
兌二五不動而成也

右明卦序

亨苦節不可貞

贊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程正叔曰節有亨義節貴適中過則苦矣

歐陽永叔曰苦節而太過行於已而不可久也

李泰發曰事得其節則可以通行於天下故亨

朱子發曰所謂節者剛柔有節而不過乎中故亨  
易窮則變守而不變苦節也凡物過則苦味之過  
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則違情性之正  
物不能堪豈通也哉

李氏曰節以甘為亨以苦為窮所謂甘節者制之  
有道使人說而不厭故亨所謂苦節者損抑過常  
使人惡而不懌故窮也

案節者節其過而約之於中人情甘之所以亨也

節之過而不得其中人情苦之所以不可貞也甘  
味之中也於五行為土以坤之三陰言之分坤之  
五以節乾剛之過之象也苦味之過也於五行為  
火以上六言之易窮則變變則為中孚疊離之象  
且在上也孔子之贊其微義不過如此陰以下為  
貞上以六居之雖為當位之貞而陰非所安故有  
不可貞之象上六亦曰貞凶

右明卦象占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贊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李泰發曰以陽剛之材上有其應而險難在外不可往也自守以正謹密而不出此盡節之道者也故可以无咎

耿晞道曰剛實在前塞而不通

王介父曰九二近而不相得隔塞之時也

李元達曰初陽竒故稱戶二陰耦故稱門

案說卦又以陽奇為闢戶陰耦為闔戶易之象其物宜不一而足也

馮當可曰初則二蔽之二則无蔽之者二猶戶三猶門四猶路也 又曰居一卦之內四雖其應初不應之為不出戶庭不為物引也物交物則失矣 李季辨曰居節之始人心與物交則為物所引傷財害民皆由此生能謹密而不出則无咎矣當其在下可以无出然非終無出也至二則出矣



毛伯玉曰澤之始有水也當蓄而未可洩雖戶庭不可出也况門庭乎九二可以通矣不通則溢而敗其防失節甚矣

案節之時行止貴有其節一卦唯初四有應宜出者也然前有陽爻蔽塞一不可出也四為坎體應則入乎坎窞二不可出也剛在下而無位三不可出也不出則免咎无陽爻之蔽坎窞之陷陵節之僭也此知節者也

右明象占

說卦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程正叔曰不謹於初安能有卒故節之初為戒甚嚴

洪氏曰時可處也外雖有應其處也不為失時時可出也外雖无應其出也不為干時

李子思曰當節止之始剛未得位而又未得中未  
可以有行

楊廷秀曰君子將有以節天下必始於節一家將  
有以節一家必始於節一身節天下者五也節一  
家者四也節一身者初也

右明爻義

九二不出門庭凶

贊曰失時極也

程正叔曰不至于外不從於五也非陰陽正應故不相從以剛中之道相合則可以成節之功

李氏曰剛既得中可以為

李去非曰陰虛在前无有阻塞而乃不明出處之節故聖人戒之

朱子曰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

李泰發曰互體為震變亦震震為足有可行之象而不行凶之道也此節之不得其中者豐之上下

與此爻時異而象同

張舜元曰明夷于出門庭亦取震象

馮當可曰自初至二猶自戶而至門

案九五當位以節陷于坎險正賴本爻同德以相輔者也互體震足前無蔽塞可以行矣而坎險正陷約象之艮在前而止之節又有止義此其所以不出門庭而致凶也凶非特本爻也五亦凶矣孔子曰中正以通節所以亨正謂二五而經乃有此

象何也曰卦與爻異一經皆然

右明象占爻義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贊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李泰發曰險在前此可節之時而不知節

王介父曰不能節而嗟則是能自悔者也故无咎

李仲  
永同

程可久曰處不當位過中而乘剛不節者也嗟有

自怨之義中有止象故嗟若之後其究無咎也贊  
曰又誰咎也與出門之爻同略例創為新說與繫  
辭不合

張舜元曰兌為口嗟之象

趙氏曰說極則悲故不節則嗟

右明象占

毛伯玉曰所以為節者澤也所以為澤者三也故  
節與不節以此爻當之

劉長民曰節之爻唯居中得正者能立節二當節而不節有後時之凶三過節而不節有悲嗟之歎蓋過中不正乘剛履險不節者也

鄭舜舉曰下體之極則當變故發此義能傷嗟以自悔其誰咎之

李元達曰臨之六三失臨之道而既憂之節之六三失節之道而嗟若皆得无咎易以補過為善故也



案以二體言則下卦之終當節之位也以卦象言之則澤止於此水之受節者也又以卦變言之柔自五來節剛者也而象乃謂之不節若則嗟若何哉節貴中不貴過三失節而已欲節之將有苦節之患此其不可節者也

柔節剛亦只節下二爻

澤至上則溢

爻畫耦有宄而決之象此其不能節者也

亦是六過

本居君位今來此多凶之地思反其故居而不安此其不安於節者也故聖人槩曰不節若以不可

節之時有不能節之材又有不安節之志自上而失身於此徒有嗟嘆而已

右明又義

六四安節亨

贊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程正叔曰以陰居陰安于正也

李泰發曰居近君之地能卑能遜以承上安於臣節者也

馮當可曰初之應也初戶庭不出四為失應然上  
有陽剛中正之主我實近之得所託而安故為安  
節以柔居陰初闕於二而不我應安於所節者也  
安節云者各當其分之謂也然上比九五之君亦  
無正應故得通於五而道亨或曰五自往上亦不  
我顧何以能亨曰兌澤其道上行水節於澤亦以  
上行為事猶井之用也下卦初二兩爻不上行故  
有凶咎上卦四五兩爻上行故得吉亨

右明象占

毛伯玉曰所節者水也節之者澤也四坎體受節者也

王介父曰屯者剛柔始交之時故六四以從初為正節者剛柔分之時故六四以承五為正以初為屯之候五為節之主也中孚既濟之六四與此同義

趙氏曰古者王后之用有司不敢會大臣得以九

式而樽節之正應此文節也者中其節之義也在  
學為不陵節在禮為節文品節在財用為樽節在  
物為符節在臣為名節在君帥為節制之節唯其  
時物之所取象爾

右明爻義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贊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都聖與曰書曰土爰稼穡蓋土於五方為中而其

味為甘甘言味之中而人之所說也

王氏師心曰甘者人情之所尚故往則有尚

李子思曰坎之象曰行有尚五亦坎之中爻不可  
自止乎險中而亨通之節也

蘭蕙卿曰自否之三往居天位所以致吉而有尚  
馮當可曰五節之主節度一世者也不強人以所  
難然後天下甘之五居中為甘自三而往為有尚  
案節度一世必酌中而為之節則天下甘之所以

吉也自此而往誰能廢之故曰有尚若取象則馮說最為得之

右明象占

李氏曰為節之主而使天下說其為節者剛當位而得中也

程正叔曰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毛伯玉曰澤節水者卦也為節之主者爻也

薛氏曰甘臨而无攸利者在下用甘以佞進也甘

節而行有尚者在上用甘民說從也

右明爻義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贊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王輔嗣曰過節之中以至亢極苦節者也

正義曰節過苦物所不堪不可復正

都聖與曰土以居中作甘甘者人所說也故又為  
甘心之甘火以亢上作苦苦者人所患也故又為



疾苦之苦

林黃中曰坎之究為離居卦之窮則變是以其味  
焦而苦也

案本爻變則為中孚故受之以中孚亦有疊離之  
象

程正叔曰守固則凶悔則凶亡

王介父亦有此說

程可久曰苦節而正固故凶悔則不為正固之行

而无是凶矣說卦曰震无咎者存乎悔

李子思曰節卦悔亡之義與他卦不同

此說出於程正叔如元亨利貞與吉无咎貞凶之類皆文同而義異何但无咎悔亡也

右明象占

石守道曰非聖人之中道過守其節不可行於衆  
孔子見喪三年則曰難為繼也見奢儉之不得中  
則曰難為上也難為下也聖人因人情而為之節

丈亦欲夫人之通行爾

李氏曰陰性吝嗇而處於上過於為節者也

趙氏曰三戒其不節上戒其苦節過猶不及其失均也

右明爻義

蘭惠卿曰六爻以當位為吉不當位為凶下三爻澤未有水未節者也上三爻有水受節者也故初之戶庭二之門庭皆不出接物三又有不節之嗟

至於四始安於節五甘於節上之過中亦苦於節  
自戶而門以至不節自安而甘以至苦節各有序  
也初不出戶四則安矣皆以下也二門不出五則  
甘矣以中之正不正也三不安節上則苦矣皆以  
極也然又如渙之兩兩相比取象戶之與門不安  
之與安甘之與苦象皆相比以相反

右明六爻

厚齋易學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三十一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二十七

經下篇 中孚小過



兌下  
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案中孚義猶无妄也有正有正不如盜賊之相羣  
男女之相期士夫之死黨小人之握手出肺肝相

視皆孚之不正者也故曰貞吉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案字以羽族孚子為象故六爻皆有取於此虞是山  
虞防守山林護鳥獸之卵胎斧斤捕獵非時不得  
入也是故中二陰爻孚者也卵有孚有不孚六三  
失信不孚者也六四當位孚者也爻之序自初至  
上九二得中而先者也故為鳴鶴九五得中而後  
者也故為子和初在前防其巢者也虞人是也上

最後雖而飛舉者也翰音之登天是也初當位故  
吉二陰孚最近者二五是也爪翼覆之而孚於上  
皆隔一爻非能孚者也故二爻皆不取孚義故不  
專心致志防護山林而有它志則羣鳥不安矣有  
應在四故設此戒耳燕或取燕雀之象兌之初七  
月末社燕猶在也過此之它則巽在東南又明年  
矣社過則无燕故有不燕之象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案燕爵皆取飛鳥之象諸爻有應皆有闕隔反无應  
義唯二五无間隔乃以同德相孚中虛相感故有  
取鶴鳴子和之象或以鶴為胎生非也豈有不卵生羽  
族哉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九五有孚學如无咎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案易凡有應而不得應者必鳴以求其應如鳴謙  
鳴豫是也今卦取鳥之孚卵故以翰音為象爻應  
六三而九五隔之本文乃登於五之上而呼之有  
羽翰之音登於天之象又曰卦中虛故多取聲音  
象又曰鷄之鳴必信而巽又有此象禮有此名宜  
無疑者然恐周家備此名物夏商之質未有此稱  
則亦恐泛以羽翰之音為象而聲聞於天詩亦以  
此稱鶴則於斯二者難以臆說定也

䷛ 震上  
艮下

小過

雜卦曰小過過也

朱子曰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於陽小者過也  
李子思曰二陽畫處不中之地失位而無權陰畫  
乃在二五居中用事而初上二陰又從而攸助之  
則是陰盛陽微而小者之過可知

程可久曰剛在外而柔居於內於理為當故為順

為中孚柔在外而剛揜於內於理為過故為大過  
小過四陰揜二剛又為小者之過也

案以未重之卦言剛蘊柔為離之麗柔揜剛為坎  
之陷義可見矣

司馬君實曰陰之過差者也

李元達曰大過上下不當其所而本末皆弱能過  
越小者而已小者之材不足以有為能過越大者  
所以為過也

案易二大小卦小畜為小畜大而大畜亦為大畜  
大何也下卦皆乾陽也若乃大過則為大過小小  
過則為小過大何也多寡之不等也李氏之說其  
義然矣

右明卦義

象贊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  
用過乎儉

說卦曰斷木為杵掘地為臼白杵之利萬民以濟蓋

取諸小過

右明卦用

序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李泰發曰自中孚二爻相變上下反合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小過則剛在內而柔得中

毛伯玉曰中孚卯之象小過飛鳥之象未化則為中孚已孚則為小過中孚上九翰音登於天明小過之以反對次中孚也序卦者言其理此言其象

卦之為序當以象為本指

右明卦序

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

吉

贊曰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程正叔曰卦自有亨義過之道利於貞也不失時宜之謂貞過所以求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事之

大者豈可過也

李氏曰易以陰陽之剛柔定大小之分故剛過而中為大過柔得中則為小過小者之材所以過而亨者以其得中而不為已甚也過以趣時為正唯時不能然過以矯之所以為正也得其時則柔足以有為故柔得中是以可小事假二五而言也非其時則剛不能以有為故剛失位而不中不可以大事假三四而言也

趙氏曰合全體而言之則剛中故亨利貞析二體而言之則柔得中而剛不中故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

程可久曰小者既過也而位上下之中故亨也夫矯天下之枉者以過為正故利特不可常爾柔者妻道也臣道也子道也雖曰得中止可用小事剛者天道也君道也父道也以其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



朱子發曰譬之寒或過於陰暑或過於陽冬裘夏葛无非正也

毛伯玉曰卦有飛鳥之象中孚有卵化之象鳥飛則兩羽翼成矣是以不繫之元而但言亨利貞也

右明前象占

贊曰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陸希聲曰柔在內而剛在外有鳥孚卵實之象變

為小過則剛在內而柔在外者有飛鳥之象大者在內其道未顯故不可以上行而可以俯就

李季辨曰上體飛而下下體飛而上飛鳥遺之音謂上六也上極而亢有遺墜之音飛上者逆飛下者順陰道不可令居上故卦言不宜上宜下贊言上逆而下順也

李泰發曰陰柔得位而為主上下皆小人也君子於此時有飛鳥之象焉鳥飛而遺其音猶君子當

遐舉遠引而棄其聲名之時也二剛在內君子也  
四雖上承於五而進則犯上故不宜上二能承三  
三退則得所承故宜下也知難而退吉孰如之  
正義曰鳥失聲必是窮迫未得安處

蘭惠卿曰上卦四五陰陽皆失位故不宜上下卦  
二三剛柔皆當位故宜下

案全體有飛鳥象而二體各飛則從其所好震動  
而上上飛者也善鳴則有音也艮止於下下飛者

也上飛者其聲音有遺尋其聲則矦弋得以施之  
故不宜上也下飛者雖有遺音而反山林則得其  
所棲矦弋所不能施宜下大吉也大指陽爻則九  
三也此象專為二陽爻為之謀也陽君子也當小  
過之時陽揜於陰而求脫者也如鳥斯飛則引去  
者也身雖引去而聲音有遺若猶戀祿仕去本朝  
而出仕人國則矦弋之所不免也唯反栖山林而  
不出則大善矣不宜上宜下猶曰不宜出宜反也

右明象後占

初六飛鳥以凶

贊曰不可如何也

李子思曰大過之棟小過之飛鳥寄之初上何也  
棟梁之用必處於室之中而飛鳥之逆順則見於  
上下故也初之飛在下而以其繫應而上飛勢不  
可遏殆將以此取凶

李泰發曰以陰柔處於艮下可止者也而正應在

四四為動初不能止靜如鳥之飛未知前有矰繳之虞凶之道也

案郭景純洞林曰占得此者或致羽蟲之孽鳥飛以翼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兩翰也故鳥飛象焉

右明象占

司馬君實曰以凶者止過宜在初也與坤象之初同皆戒於初而慮於終也

蘭惠卿曰大過之初過謹則无咎小過之初不謹

則有凶聖人之救過戒人深矣

右明爻義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蘭惠卿曰初者陽位祖也二者陰位妣也臣也三者陽位又以陽爻居之君也六過初而居二是過祖而遇妣居二而未至於三是不及其君而遇其臣也閨門之內私恩可過故妣可以過祖朝廷之上公義不可過故不及其君而遇其臣臣不可過

也

王氏逢曰處中以正可以過也知其分而止焉得所遇也

劉氏仲平曰祖妣內也內則主恩仁之過也君臣外也外則主敬義之別也

張知常曰相過之謂過邂逅之謂遇

李泰發曰以柔居陰位臣子之道也小過之世以中為遇焉配祖則妣也承君則臣也



案爻止以艮三畫取象不及震又自取新例祖妣  
君臣之爻位所以說者多不同唯蘭王數家得之  
蓋六位一定而不易六爻變動而不居以六言之  
自初至二前有陽爻以止之故過初而過二不及  
三而止曰其云者指二也故初內為祖而三外為  
君六過初而不及三乃遇二也二與初配則妣也  
猶丑之配子位相比也二承乎三猶臣也猶地之  
載人位有間也

初二為地三四  
為人五上為天

况初陰鬼道也三

陽君道也或曰卦以五為君未聞以三為君者蓋古者諸侯皆有君道在上體則通全卦言之五大君之位天子也以八卦言之則下體自為一國諸侯也全卦則上兩位為天而五在下配天大君也下卦則三位為天在上卦之下國君也諸卦三有取象於公者即諸侯也配王則稱公配天子則稱諸侯配元后則稱后配大君則稱君又何疑焉

右明象

贊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程正叔曰過臣之分其咎可知

案无咎之義繫於君臣而不關於祖妣故贊之義云然遇臣而不及其君本宜有咎然卦體為小過則君不可過與其過也寧不及也故无咎也此為士之入人之國得遇其臣而未見其君之象然過祖遇妣亦非有咎者也

右明占

李仲永曰諸爻遇則弗過過則弗遇唯此爻得中故有過有遇

案小過之世得中為貴五中而失位又不如二之位當也特過於陰故僅止无咎而已

右明爻義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贊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李季辨曰爻居下卦二陰過陽不過爻必防之若

從之則被其戕而凶也

朱子曰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此爻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為之備故其象占如此若筮之者能過防之則可以免矣李子思曰陽不能過陰而慮陰之過以傷我則要在周防而捍禦之苟以陰私近比之故而俯從之反與之狎暱而不知戒則或受其戕害之凶矣此爻以剛居陽有重剛之材在上可以制在下之陰

故聖人設此辭以戒之

正義曰或者未必然之辭

案爻所以弗過者寡弗過衆陽一而陰二也然位則過乎二陰之上必須防之苟以在上而弗為過越之行下與二陰相從情非相得陰險之人或有戕害之者則凶无及矣艮止也二陰進而一陽止之弗過之象也亦防之之象也

右明象占

蘭惠卿曰小者陰也大者陽也小者皆過而大者皆弗過不勿弗者皆不然之辭不者无也勿者不可也弗者不肯也陽自知其勢不敵陰故弗肯過之若論其義則陽貴而陰賤陽大而陰小陽可過陰陰不可過陽今陽之知幾而不肯過陰者時也

右明爻義

九四无咎弗過過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贊曰弗過過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劉氏仲平曰无咎善補過也而此爻之无咎不待有為何也

蘭惠卿曰以剛履陰非如九三之過剛而不為小人之所戕故曰无咎

案此特例也蓋沿九三之象而生辭

李氏曰剛失位而二陰已過而居其上勢必不能過於柔而制其心特以禮遇之使不得為亂而已往厲必戒者危其往而教之以謹也以是而權之



可矣非永貞之故曰勿用

李泰發曰方羣陰用事之時求動而進則危矣故當戒謹亦勿固守其正而昧於幾也處小人之間求進則為所擠陷守節則為所忌嫉蓋處位不當姑靜以俟天時之復而已

朱子曰陽性堅剛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

程可久曰防其戕者其禍深戒其厲者則禍淺上

下之勢異也

右明象占

案此卦合六畫觀之有鳥衡飛之象四陰如翼方張而二陽如腹背之聽命於兩翼此以卦論也析二體而觀之則震動而上艮止於下上者自上下者自下陰陽又自為敵而以相比為吉凶六爻无上下之應則上卦一陽二陰小者過也下卦亦一陽二陰亦小者過也故九三防在下二陰之戕而

此文遇在上二陰之厲二陽相比而情各異趨此四陰得以為害者其羣分其黨散也夫陰在下則進而消陽在上則降而下墜故三防下陰而四遇上陰也

右明文義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贊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程正叔曰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

雖密豈成雨乎

李季辨曰君位而陰居之陰倡則不成雨

朱子發曰兌澤之氣上而為雲兌盛陰也故為密雲澤降則雨兌澤之氣已上而不降故雲雖密而无雨也陰倡而陽不和下雨之象五自謂曰我爻辭與小畜之彖同蓋所畜之小與所過之小皆不可以大事過之則畜之矣

呂與叔曰此爻得位陰之盛者且在二陽之上故

應斯象

蘭惠知曰陰過或不及皆不雨自我西郊自我陰爻所致也

案此正猶蠱之彖應巽五之象五位乎君足以主一卦故象或應他卦之象也此卦約象兌澤氣上於二陽而為密雲下有互體巽風以散之故不雨西郊亦兌之象此爻當兌之上故云自我陽倡則陰和而成雨陰倡則陽不和而不雨矣小畜之象

正應此爻六四互體兌而上卦巽成小畜者六四也

右明象

程正叔曰在穴指六二也二與此爻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五當位故為公謂公上也

張子厚曰有飛鳥之象故因曰取彼在穴

楊庭秀曰如初六上六之飛鳥不能射也則乘其栖宿於巢穴者而弋之

案此陰上至五而隔於二陽初上飛而不可即唯  
有六二居所應之地而不應獨陰不足以倡二陽  
而不能和以致雨也則徒曰自我西郊為陰之過  
而四陰分而不聚同體者三而上遠舉矣四又陽  
爻而以我為厲則有下取六二之應以取我配陽  
六二不飛而止於艮山之下者也奇畫在上而耦  
畫在下穴之象需之九五六四正同此象言取則  
有不必獲之義公猶獻紆於公之公

李泰發曰公弋而取彼在穴失三驅之義又失弋不射宿之義

蘭惠知曰在穴鳥之隱伏為過之小者已亦陰柔不雨不能施澤以赦宥小過之罪乃於穴弋而取之

案唯其時物所遇而占之亦可通也

右明占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贊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李去非曰上已過無所遇也

朱子發曰上不與五相當失中也又動而過之則甚矣

陸希聲曰四以陽承五故弗過過之上以陰過中故弗遇過之

程正叔曰處過之極不以理遇動皆過之違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

案五君位四與上承乘而同體者也四在五下故弗過五而遇之上在五上故弗過五而過之正猶六二之取象也夫已過五是臣過君矣臣不可過罪也如鳥之飛而過也然離於網羅則誅譴臨之凶之道也此爻變離易窮則變也其取象於離小過變則可以通離所謂變而通之者也

郭子和曰鳥之飛也多失之過過則離於凶焉

李泰發曰震動之極如鳥之飛必離矰弋之凶

李子思曰如鳥之飛不能戢翼少止而終離於網羅之凶雖曰氣數之厄亦自有以取之也

程正叔曰天理人事皆然也

朱子曰是謂災眚釋其凶之義也

### 右明象占

蘭惠知曰始以小過為無傷而弗改如鳥之飛翔於始其終遂至離於網羅

李仲永曰處小之終而不變其過過而不改是謂

過矣

李去非曰旅在上則鳥焚其巢過在上則鳥離其  
凶小人飛揚跋扈之志觀此可以少抑矣

李泰發曰君子制行適於中而已矣太卑過亢皆  
致凶之道故初與上皆有飛鳥之凶初太卑而上  
過亢也

右明文義

蘭惠卿曰二陽居不用事之地四則剛柔相濟而

无咎三則過剛而或戕二五雖中而過二在下而不及五在上而不雨初上為過之初終則似鳥之飛而終離於網羅也

案卦猶大過六爻中二爻為配二五初上各相配取象

右明六爻

厚齋易學卷三十一